

供批判用

生活系统

一九六一年一月印

自序

現在有許多青年，開口“我的人生觀”，閉口“我的人生觀”。對於生活的本身，全不細心去研究一下。我以為這樣不研究生活的本身，全憑自己的意見，來高談那虛無縹渺的人生觀，終究是談不出什麼結果的。我寫這書的動機，即伏於此。

我寫這書的目的，祇有一個。就是要說明生活進行時必經過的九種很靈明的狀態。換言之，就是要說明生活的真相。我以為要有正確的人生觀，必須先明白生活的真相；人生觀決不是瞎揣出來的；我們必須先研究生活的本身，得了結果，才有延談人生觀的把握。在這七內，我那談人生觀的熱心，完全放下了。我一心祇想說明生活的真相。但所有的說明，都祇可稱為試探，畢竟有與事實不符之外。不過當我正在說敘的時候，我心裏却常常一刻忘記了事實。

民國十三年一月二日谷城

生活系统目次

第一章	绪论	1
第二章	自我与环境分立	31
第三章	自我与环境之浑然一体	54
第四章	信仰生活	80
第五章	物我浑然一体的生活之动摇与生 活进化	107
第六章	科学在生活上之位置	132
第七章	结论	163

无问题 之生活

生活系统

第一章 錄論

有些人說：“人生問題，是人人所必遇着的問題”。這句話自然是很真，但牠的意義究竟是有限的。牠並不是說人類生活，就祇是一些問題；也並不是說人喪失問題之外便無生活。牠的意義祇是說問題是生活上不能免的；生活是人人所有的，故生活上之間題也是人人所必遇着的。但我們若從事實上著去，無問題之生活，也是人人所必遇着的。這話人或不信，但事實上却是如此。有小孩於此，從他父親處要得皮球一個；拿着皮球洋洋得意的拋着。興高時，便拋個不休；身倦了，便不拋了。在小孩這種生活上也有問題嗎？雖然小孩要玩耍的時候玩耍，要休息的時候休息，事事如意以償，生活上固無問題。假如要玩耍而不可得，要休息而不可得的時候，也無問題嗎？不錯，這時候的確是他那生活上發生問題的時候。但我們也決不能因此便說小孩所過的生活，盡是些有問題的生活。問題未發生之先，或問題既解決之後，他那生活上，固是絕無問題的。

他祇是抛球，並不知道自己在那兒拋球。他祇是高興，並不知道自己為何高興，更不知道自己是很高興的。我們對於這種情形，或者可以說這是小孩的特點。小孩腦筋簡單，知識不開，不知計及久遠，故如此其快樂，不覺生活上有什麼問題。或者可以說小孩的生活是遊戲，不是工作，故無問題發生。但我們就成人觀察，無問題的生活，也是人人所必過着的。成人的生活，固是工作的居多，遊戲的很少。但工作的生活，也未必盡是一些問題。鄉下的農人，幾個不是工作的，幾個是純粹遊戲的？他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；倘得豐收，各人養活一家的人口，他們固不知道生活上有些什麼問題。一年如此，兩年也是如此；前輩如此，子孫也是如此；那末所謂人生問題，永遠不會到他們的腦筋里去！雖然我們或可以說農人欲望不奢，事業簡單，固不遇什么大問題。但我們細察人類生活，有時雖就事業繁複，責任重大；然生活全體，也未必盡是一些問題。舍問題外，未必全無無問題之生活。譬如一國的元首的事業可謂繁複極矣，責任可謂重大極矣。我們可以斷言他的生活盡祇是一些問題嗎？如果盡祇是一些問題，那一定是他那生活與全人類不同：時時刻刻所遇的都是問題！一定是他那脾氣與全人类不同：遇着問題，絕不解決！不然他那生活

總有些不成問題的時候。

無問題之生活，現在我們可以承認了。但承認無問題之生活，並非否認生活上之問題。譬如有革命黨多人，積數十年之心力，要推倒一國之政府。一旦事機洩漏，不僅所謀不遂，而且政府里大肆通緝，各人均有下獄或犧牲性命的危險：這大概不能不算生活上的大問題。我們或者可以自寬自解曰，此種大問題之發生，完全由於事業太大。但此類大事，仍是人作的；故此類問題仍是人间不能免之問題。就退一步說，革命事業，不必人人都幹；反之人人都不幹；那末因革命下獄或就戮的危險，總可以免去。但不革命時，當政者若發了狂，橫征暴斂，吸盡人民膏血。此時雖可免去革命失敗之危險，却逃不脫橫征暴斂之虐待。退一步不作革命黨人，固很可以；若作安分守己之平民且不可得，那便再無退步了。然則當政者發了狂的時候，橫征暴斂之苦，硬不能免。雖然此類事情是偶然的。但偶然並不是絕無。所以此類苦況，人人還是有遭遇的机会。我們現在且去聞這類大事不講了。且就一二件小事來說。但事雖小，當事者遭遇危險或困難之機會也不可免。譬如有一隻小划者，以渡人過河為生。事可謂簡單已極。一旦盪舟中流，大風陡起，性命且不可保。這時

他的生活上不成問題嗎？如果不成問題，除非他自己早已打算葬於江魚之腹。雖然盪舟之事雖小，然在水上，其危險自是一定的。倘在陸地上營一種極平常之事，一定沒有什麼困難。譬如農夫，其生活便安全極了。但安全為一事，有無困難，為又一事。農夫之生活果無問題嗎？果絕無困難嗎？倘一年之耕，偶因天災，收穫減少，不能養活一家人口，這時果無問題嗎？這時我們或者還自慰曰，工作的生活，固不能免困難之發生。若遊戲的生活，殆可以斷言必無問題或困難。但事實上又不然。遊戲的生活上之困難與工作的生活上之困難，雖不得多，也決不得少。

由此看來，生活無論如何複雜，總有些不成問題的時候。反之生活無論如何簡單，總有遇着困難的時候。生活的這兩個方面，是人人所必遇着的。遇着的次數是數不清的。並且生活之所以為生活。正因為這兩個方面在這裡被此互相交替。不過我們的偏見，總逃不過公平的判斷。看見了一面，便看不見他面。認識了一面，便忘却了他面。不特如此。看見了無問題的這一面，認清了這一面的時候，便进而正式主張，謂人類生活盡是無問題的。即或間有问题，也說是偶然的。反之看見了有問題的這一面，認清了這一面的時候，便謂人類生活盡是有問題的。間或有無問題的時

人生觀
人生觀
與生活
之區別

候，也說是偶然的。因此便發生所謂人生觀者。雖然人生觀發生之原因，固不止此；但此種現象，總是發生人生觀之一種原因。現在我們且把人生觀與生活區別清楚，再進而敍述幾種關於人生的主張。生活與人生觀之區別，究竟何在？我們仔細研究起來，可得下列諸點。

(一)生活為根本的，人生觀為後起的。无人生觀之生活固在在審是；若生活且沒有，而謂有人生觀，那便是荒謬絕倫了。人生觀是附屬於生活上的；正如毛之附屬於皮上一樣。謂先有皮然後有毛可以，謂先有毛然後有皮不可。謂毛可以改變皮之性質及狀態可以；謂皮是由毛產生的不可。生活與人生觀的關係也是這樣。謂先有生活，然後有人生觀可以；謂先有人生觀然後有生活不可。謂人生觀可以改變生活之性質及狀態可以；謂生活是由人生觀產生的不可。何以故？因生活為根本的，人生觀為後起的故也。因人生觀附屬於生活之上故也。(二)生活為客觀的，人生觀為主觀的。客觀的者，本有其事，祇須我們去認明。主觀的者，本無其事，然而我們可以憑自己的意思創造出來。譬如有一桌子於此，客觀的也；桌子之有無用，主觀的也。一張桌子，許多常態心理的人者了，各人所取之名或不同；然各人之承认有此物，則是一樣。至於桌子之用處，則一人一個樣：甲有甲的用處，乙有

己的用處。生活与人生觀之不同，也是如此。各人生活的性質及状态俱有不同之處，但其根本之方向，則絕對一致。根本之方向唯何，即在不死，即在生活。雖然有些自杀的人，其生活之方向，好像是在死不在生，好像恰与常态心理的人相反。但这里我们千万不可误认他的生活在死不在生。他之自杀，祇是他那人生觀逼迫出来的結果。未自杀之先，他之生活固是生不是死。人生觀可以改变生活，甚至可以消灭生活。但生活未消灭之先，固仍是客觀的存在。(三)生活是生物的，人生觀是倫理的。生物的，祇是向前进行，不問為何向前进行。小孩之拋球，祇是拋球，不問為何拋球。拋球快乐，祇是快乐，不問是否快乐。農人之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；祇是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；不問為何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。人生觀是理倫的，所以便要問到為何的了。快乐吧，生活本来是快乐的嗎？應當快乐的嗎？悲哀吧，生活本来是悲哀的嗎？應當悲哀的嗎？奋斗吧，生活本来是奋斗的嗎？應當祇有奋斗嗎？生活祇是生物的进行，人生觀則是倫理的批判。(四)生活是无目的的，人生觀是有目的的。生活祇是生活；生活之前面，有无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，皆所不同的。人生觀則是有目的的。譬如行路，祇是在路上向前行，人生觀則問由此路行往那里去。生活祇問在路上怎样行好，人生

觀則問行到那里去好。總之生活是無目的的，人生觀是有目的的。(五)生活是不論價值的，人生觀是論價值的。生活祇是在路上走，并不問有價值或無價值。人生觀則要問果值得在路上走嗎？不走不更有價值嗎？如果免不了要在路上走一遭，这样走不比那样走有價值得多嗎？走得順利，走得方便，就算有價值嗎？

生活是根本的，人生觀是後起的；生活是客觀的，人生是主觀的；生活是生物的，人生觀是倫理的；生活是無目的的，人生觀是有目的的；生活是不論價值的，人生觀是論價值的。我們不研究人生問題則已，如果要研究，生活與人生觀之不同，是要分別清楚的。但許多研究人生問題的人，因急於要確定人生觀，遂無暇顧及生活之本身。然人生觀之確定，生活之本身為其先決問題。生活不明，人生觀無法確定。正如我們要知道桌子有何用，必先知道桌子為何物。假如有一木桌於此，既好看，又结实，又中用。因不知道牠的本身有这几个特色，遂任意斷定曰“此桌无用，”这未免太冤枉了这桌子。又如有紙糊的桌子於此，因不知道牠是紙糊的，遂任意斷定曰“此桌可用三百年，”这未免太冤枉了这一个斷定！我們如不研究生活之本身，便任意下種々斷定曰“生活

奋斗的人生观

是有價值的，”“生活是无價值的，”“人生是应当如此的”“人生是应当如彼的。”這些斷定与揣摩有何区别呢？然今日国内一些的所谓人生观，却正是这样揣出来的！我们现在且分述几种要點的於左。

第一，奋斗的人生观。这种人生观以為人类的生活，祇是奋斗。奋斗之外，便无所谓生活了。以为环境的缺陷，不順利，是必然的。心理之向前追逐，是不能免的。天災人患是不能免的；避免灾患，又是人类的天性。以此趋吉而避凶的我，常与缺陷不順利的环境相遇；其间的衝突是不能免的。我们不打算生活则已；如要生活，祇有对此物我衝突之局，奋力前进；祇有努力，祇有吃苦。环境无利順的时候，心向无停止的时候，那末物我之间的衝突也是无消灭的时候。我们不打算生活则已；如要生活，奋斗，努力，吃苦是不能免的，是无已时的。农人是以耕田為生的。能担保永无虫蝗水平嗎？能担保年年有丰收嗎？天灾来了，收穫減少了，或没有了，将如之何？从此不打算生活了，自无問題。如要生活，舍吃苦，努力，奋斗以圖創造新局面之外，别无他法。由此看來，生活祇是奋斗，奋斗之外，实无所谓生活。这种人生观，我们也不必反对。物我之间的衝突，我们知道是不能免的。生活

上之奋斗，我们也知道是不可少的，但我們不能不問一句：生活果真是奋斗否？奋斗之外，果无他种生活否？世上果有為吃苦而吃苦，為努力而努力，為奋斗而奋斗的人嗎？奋斗之前，就是奋斗嗎？奋斗之後，还是奋斗嗎？奋斗果是无間斷的嗎？若奋斗是有間斷的，若奋斗之前或后的境界与奋斗之时的境界不同，是非奋斗的：那末这“奋斗即生活，舍奋斗无生活”的话便不可靠了。主張奋斗的人生观的人们，果能答此諸問否？雖然我们也相信主張奋斗的人生观的人们一定会说：奋斗是永續的，生活也是不间断的，所以奋斗即是生活。但就事實上者，奋斗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有所為而奋斗。然則目的達到的時候，所為滿足的時候，奋斗便当停止。舉人因收穫減少而創造新局面，固是奋斗。新局面創好之时，便是一次奋斗成功。便是这一次奋斗的收束。这样看來，奋斗是有“間斷的”，有目的的，有成功可言的。那末奋斗之后，便有不奋斗者在。何得謂舍奋斗之外无生活呢？主張奋斗者或可曰：生活上固有非奋斗之部分，但我们可以因有奋斗之部分而主張“奋斗即生活。”不过这又与主張不奋斗者何别呢？主張不奋斗者曰：生活上固有必須奋斗之部分，但我们可以因有不須奋斗之部分而主張“不奋斗即生活。”主張奋斗者承认此说

嗎？

第二，自然的人生觀。自然的人生觀與奮鬥的人生觀便大不同了。奮鬥的人生觀以為物我之間的衝突是無已時的，所以奮鬥也是無已時的。自然的人生觀則以為物我之間，並沒有衝突。不但沒有衝突，而且是很調和，很融合的。不但很調和融合，而且辨不出物我之間的分別來。物與我直是變成一體了。物即是我，我即是物。我不知道何者為物，何者為我。更不知道物之所以為物，我之所以為我。有人於此，居清溪之上，耕數畝之田，理亂不知，世事不聞。既未遇過天災，又未遇過人患。一年之耕，可供三年之食。有事便作，無事便息。安其居，果其腹，物來順應，臨事泰然，真是自然極了。這種生活，不獨是主張的人覺得很好；我們且可以斷定，凡打獵生活的人，沒有不羨慕的。不過贊成為一事，有無此種生活為又一事。(一)這種生活，就過去的事實看，果真有嗎？果有從未經過天災人患之安樂窩嗎？被處清溪之上耕五畝之田者，果絕未遇過天災人患嗎？果从来就是安其居果其腹的嗎？地未熟之先，住室尚未起好之先，就是安其居果其腹的嗎？腹不能果，居不能安的時候，还能處之泰然嗎？(二)雖然過去固未嘗有过這樣好的境界，安知將來永不能有這樣好

的境界呢？不过我们要问，将来会有此种自然生活的境，然而我们都是现在的人，都生活於现在，采用何法以达到将来的境？用不知其然而然的方法吗？则触否达得到将来的境，便无把握，用严格的一定的方法，我们依着牠努力向前作去吗？则生活自身已不是自然的了！（三）雖然将来触否有此境界，故不必。但现在如果业已有此自然生活的境，那我们便无法否认了。不过我们要知道：现在有此种生活，或有其事。但此种生活触否长此保持其现状，不生动摇，殊是问题。物境之中，果永无变动吗？无论好大的天灾人患，都可以不知其然的避免吗？如果不能，那生活上便免不了非自然的现在之发生。何况现有的自然生活，还是假设的。主張自然生活的人们，如果别有理由，我们固不得知。如无别种理由，则其说实在难通。

第三，信仰的人生观。主張这种人生观的人，自然有很充足的理由。并且他的理由，我们也不能随便否认。人类的欲望，变化如此其多；自然环境，变化又如此其多；社会现象，又如此其复杂；我們如果不堅定其意志，確定其心向，不照着一个標準，立下一个信仰，能生活得下去吗？我们在环境中活动，结果如此其不可靠；利害禍福，是很难預測的。我们可以偶因小故，就取消生活吗？生活

信仰的
人生观

的前途，固很危險，但我们祇有依着信仰，向前走去。所以不論生活則已，要論生活，舍信仰之外，便別无所谓生活。這種主張，很有理由。但我們不相信生活之全部，即是信仰，我們就事實者去，並找不出全部皆為信仰之生活。

一信仰一實現之後，他信仰未發生之先，生活的本身，或是奋斗的，或是自然的，固不一定有什么信仰。主張信仰的人生观的人们一定曰：我們的信仰如果遲早可以實現，那末生活上当然有无信仰之時期。倘信仰而為終身不能實現的，那末我們的生活不就是信仰之全部嗎？不過我們要問，終身不能實現之信仰，還可以稱之為信仰否？終身不能實現之信仰，果有意的不知實現，抑本為絕對的不能實現？立一信仰，故意不予實現，是為糊塗。信仰而絕對不能實現，是為盲從。雖然，我們也承认，有些信仰，好像一万年后，也不会實現。譬如信仰上帝的，几时能够實現其信仰，固不可預知。但我們也決不能說信上帝者是為信仰而信仰。他們之信上帝，實有是相信自己能得福，能得見上帝。倘福也得了，上帝也見了；他們的信仰不就實現了嗎？信仰實現了，新信仰尚未發生，便無信仰了。何得謂生活全部皆是信仰呢？進一步言，信仰如果未實現；然求所以達到實現之种种手段，固非屬於信仰本身之範圍：何得謂人生就是信仰呢？

这三种人生观，究竟何由而发生的呢？据我看来，不出下列几种原因。(一)由於环境之不同，观察点之不同，遂生出种种不同的假定。环境之现状有順利的，有不順利的。环境曾賜我们以福利，也曾賜我们以痛苦。环境之变化，有时很合我们的生活，有时却与我们的生活很不相容。我們有时祇看見那順利的，幸福的，適於生活的方面，而不看見其他的一面。有时祇看見那不順利的，痛苦的，不適合我們生活的一面，而不看見其他的一面。看見好的方面者，遂忘记坏的方面。以為环境总是好的，總是与我們相融洽的，我們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牠所賜与的幸福。因此遂主張自然的人生观，以為生活总是自然的，物我总是調和融合浑而為一的。看見坏的方面者遂忘记好的方面。以為环境祇有坏的一面，祇是危險的，不順利的，痛苦的。我們如要生活，实有无法逃脱牠的压迫。因此便主張奋斗的人生观。以為生活祇是奋斗，以為奋斗即是生活之全部，我們祇好认定奋斗為生活之目标。如果两方面都見到了，都未曾忘记；固不至有十分偏於一面的人生观。但环境之变化是无常的，我們如不立定一个信仰，終究不能生活。因此遂主張信仰的人生观，(二)雖然觀察环境，固可以产出人生观。但人生观之发生，并非單純由於觀察环境。心理的希望，心理的

趋向，实為产生人生观之一大死因。眼見环境之压迫，困难，然不甘屈服於其下，总思有以征服之。因遂主张奋斗的人生观。或雖看見环境之不順利，然因期望順利之心甚切，遂忘却一切，竟以环境终究是与我融合的，而正式主张自然的人生观。信仰的人生观亦未始不是受了期望心的影響而产出。心里期望生活是有結果的，遂相信生活有結果。心里果毫无所期望的时候也会立下一定的信仰嗎？信仰果是為信仰而信仰嗎？不是於信仰之外有所期望嗎？（三）察者环境，固是产生人生观之一死因。心理的希望或趋向，固也是产生人生观之一死因。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死因。即觀察过去生活之結果，可以促使人生观成立。人类的生活，无论其為好為歹，為順利為不順利；都有一定的結果。既有了結果，回头察看的时候，便生出种种解釋。因謂某种結果好，某种坏；某种有價值，某种无價值。如要得有價值的好結果，似乎努力可以办到，奋斗可以办到，因遂主张奋斗的人生观。如要免去無價值的坏結果，似乎努力奋斗也可以办到。主张自然生活者則以為好結果是必然的。我们未曾得到好結果，祇因違反了自然的方向，祇因未順着自然走。信仰的人生觀也可以由觀察过去生活而产出。因过去結果之无定，遂建立信仰以為安身立命之所。至於